



海柳歌

宋 祝 平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海柳歌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所收的二十篇散文，是从作者解放以来所写的作品中选辑的。作者以充沛的热情、清新的笔调，描绘了山区和海防、渔村和侨乡丰富多采的生活画面，刻划了许多可敬可亲的新人。有些作品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。

海 柳 歌

宋 祝 平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32开本 6 1/8印张 116千字

1979年6月第1版

197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3,300

统一书号：10173·125 定价：0.44元

目 录

风浪.....	(1)
水仙花纪事.....	(4)
海柳歌.....	(10)
历史宣判他们无罪.....	(17)
东海夜话.....	(41)
仙人掌.....	(49)
向前, 向前, 向前.....	(58)
好啊, 向东渠.....	(68)
云中邮路.....	(80)
云中新路.....	(92)
明珠赋.....	(102)
云中曲.....	(109)
光明大道.....	(117)
门·窗·天井及其它.....	(125)
金鸡高唱.....	(133)
深沪湾边.....	(147)
种花老人.....	(161)

朝日鲜明之国.....	(169)
长津湖畔的怀念.....	(180)
三十只朝鲜苹果.....	(187)
后记.....	(194)



风 浪

你，有没有经历过风浪？

经历过，在无边无际、波澜壮阔的大海里……

海，你见过吗？天是青的，青得透明，水是蓝的，蓝得发亮。风平浪静，大海敞开了自己的胸膛，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，平滑闪光，只有航船轻盈地游过水面，划出一道道扇形的波纹，吸收着太阳的光辉，扩展，延伸，化成一条条镶着银边的翡翠的路。海呵，海呵，这时候的海有多宁静，多温柔，多美！连航程也显得分外光明灿烂，竟使人觉得，那航船的老舢，该都是一些把握航向朝着胜利彼岸前进的好手。

不，犹如在生活的道路上有艰险、有波折，大海也有不平静的时刻。霎时间刮起大风，乌云遮住了青天，湛蓝的海变淡、变白、变灰、变黑，海水翻滚，咆哮着举起连天的恶浪，扑上航船，撞击甲板，扬起一片混浊的水沫，发出吓人的轰鸣，一下子叫人的心都绷紧了。航船上的老艄呵，乌云蔽日，浊浪排空，这是大海的考试，你们是航线看得更清，舵轮握得更紧了；还是摇摇摆摆，随波逐流；还是投机取巧，随风转舵，乃至被风浪卷走，吞噬呢？

容不得慢慢思索，答案需要即刻作出。那饱经风浪、历尽艰辛的先行者，那无私无畏，坚决驶向胜利彼岸的人，冷静沉着地站在舵位上，眼神更加坚毅明亮，有力的大手把舵轮握得更紧。他们的船头总是迎着风浪扑来的方向，毫不畏缩，寸步不让，全速冲上去。一眨眼，船头劈开浪峰，船身跃上浪尖，一下子踩在恶浪的头上。多好啊，沧海横流，疾风劲草，坚定勇敢的人，不就是这样，在大风大浪里涌现，并不断为我们所认识，所敬佩敬仰的么？

可能是缺乏经验与锻炼，也可能是一时胆怯，看不清罗经，面对风浪，也有人犹豫、动摇了。他们想迎着风浪冲上去，又缺少一往直前的勇气。于是，船速慢下来，航向左右摇摆，船身吃着横浪，剧烈地摆动摇晃，仿佛随时都会被风浪吞没。但是，几个浪头过后，那坚定勇敢的先行船的榜样召唤着他们，激励着他们。他们得到启示、鼓舞，增添了勇气，校正了航向，也开起全速搏风斗浪冲上去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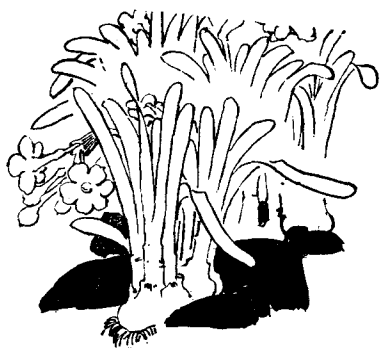
大浪淘沙。在大风大浪里，并不是所有的老艚都能考试及格的，有人得了“0”分。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达到胜利的彼岸，只盘算赶着浪头直上青云。他们甚至连望也没有望一眼舵位上的罗经，查一下方位，也没有听进“当心触礁”的忠告，拨正航向，只是盯着桅杆上的风标转动舵轮。他们向风浪投降了，自以为得计，沾沾自喜着。可是，大海的风浪，就象历史长河中的激流一样，严酷而又无情。恶浪压着他们的船头，击碎甲板，狂风裹着他们的航船，触上了暗礁，他们开始啃起自己种下的沉船的苦果。船身逐渐地倾斜，下沉，只剩下一点桅尖，再一个浪头扑来，留在水面的只有一堆污秽的泡沫。有的落水者随着船只沉到海底，有的急忙伸出手，捉住别人丢给他们的救生圈，是幸运的生还者……

风浪呵，有时只是短短的一瞬，有时却要经历漫长的时间，但，毕竟过去了，大海又复归平静。天还是青的，水还是蓝的，沉舟侧畔，千帆竞发，百舸争流，给如镜的大海重新划上无数美丽的波纹。不过，那航船上老艚的心海里，可能依然风吼浪涌。他们思索着些什么？是在总结搏风斗浪的经验，准备下一场的战斗，还是默忆“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”，从沉船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呢？

你，有没有经历过风浪？

经历过，在无边无际、波澜壮阔的大海里……

（一九七八年）



水仙花纪事

在福建多年，我竟不知道，花期恰在春节，人们取其吉祥用来迎春的水仙花，唯独台湾和福建才有，而福建产的又是上品，在国外也是很驰名的。

一九七六年秋前，有位朋友自北京捎信，嘱我一定要给他带几丛福建特产的水仙花去，才把我提醒了。平时他是不养花的，这时却说：“寒凝大地，孕育春华，时值严冬，有这么一两丛水仙，就有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之感……”其时，虽然春华秋实如旧，人们心上却似冰雪覆被，地火在胸中运行。我猜到了他要花的寓意，答应了。

记得从前一到秋凉，花农们便挑着整筐整篓的水仙花球茎上市，漳州、厦门一带街头几乎到处都有，一丛只要几分钱，又便宜，又大众化。而这次我去找花，却绝迹了。问别人，只是摇头。再问，所得的又是喟然一叹，似有什么难言之隐。结果，我竟然失信，没能把花带到北京。不过，于无声处，惊雷乍起，这一年的秋末冬初，距离水仙花开的春节还远，英明领袖华主席挥回天巨手，清除“四害”，一时间东风送暖，冰释雪消，天安门前人海花潮，不是春光，胜似春光。我笑着想：华主席已经把春天给我们带来了，还要水仙花做什么呢？

其实，这样的春天，更应该有花。今年春节，我在厦门天界峰下的万寿岩看了一次花展。从山下拾阶而上，老远就闻到一股花香。是什么花这么沁人？料不到，花展厅里摆的竟是一色的水仙！一支支天葱似的花茎，托着一朵朵白瓣黄心的小花，浮在碧玉般的叶片上，象是落在海上的晨星，密密匝匝，团团簇簇，悄悄地竞吐芬芳。单瓣的叫金盏银台，复瓣的叫玉玲珑，名字也雅。特别是用各色的海螺壳或小青瓷盆盛着一掬清水供养的，球茎胚芽经过人工的削刻，叶片有的如勾，有的似剑，花朵儿散开的似漫天飞雪，成串的又如一树春梅，千姿百态，争奇斗妍，叫人不知先看哪一盆好，真是香极了，美极了，春意也浓极了。也难怪我那北京的朋友，在“四害”猖獗之际，偏偏要讨一丛水仙去，寄托他那春天一定要来的万般情思。

平时不曾留心，这时不由动情，便向工作人员打听，水仙花产在哪儿？他笑道：“要找花乡，你从厦门渡海溯九龙江而上到龙海县，那里的九湖公社便是。说来也怪，这花产在福建，其实又只有九湖一地才有。世代相传，他们那儿栽培水仙花的历史有好几百年了。”一丛小花，被他说的这么希罕，倒真的勾起了要去花乡看看的心思。

春节一过，连着几天寒风冷雨，出不得门。因为惦记花会被风雨摧残，天还没有放晴，我就渡海溯江匆匆赶去九湖。听说水仙花多半种在九湖公社的园山南麓，眼看走到园山脚下，还没看见花田。道路两旁麦田齐穗，油菜泛金，再走进无边无际的荔枝林里去，一时迷路，竟不知该向何处去了。

“你是来看花的么？”身后忽然有人问我。

回过头，是一位年逾半百的老者。我笑着反问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他望着我说：“来看花的人多了，瞧模样儿就猜得出，我也要去看看花田，正好我们作伴。”

我从心里感谢这位热心的向导。路上，问他贵姓，他说姓张，几代都是花农。我就问他：“水仙花容易种吧？”

他见我问得恳切，眼里放光说：“这花也算娇贵的了，土要细，地要湿，还要不霜不冻。头年霜降下种，第二年芒种收成，先藏在阴湿的地方，到了霜降再种，这么连续栽培三年，地下的球茎长大了，还要过了霜降，等它自己孕育出

花芽才能开得出花来。”

他说得仔细，我不由说：“怪不得水仙花香如兰，原来是渗着你们的心血和汗香。”

老张只是笑笑，不再说话，径直引我从荔枝林中穿过，花田原来就躲在这密林的尽头。果不然，经过一场风雨，好大的一片水仙花只留青叶，那莹韵幽香的花朵都谢了，叫人觉得惋惜，不然，这花乡不知道又有多美、多香。

老张不以为然，低低地说：“它送走冬梅，迎来百花，给人们把春讯带到，不也该谢了么？”

说的也是，可我总觉得三年栽培，花期长些才好，便问他：“这花还有别的好处不？”

老张这才点头说：“倒叫你问对了。《本草》上说，水仙花可以入药，治无名肿毒。另有一样更可贵的，是它能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锦上添花。以前，年年都有很多出口外销，远的销到日本、欧美。别小看这一盆水仙，在国外才值十几块钱，数量一多，一年也能给国家换回不少外汇……”

他正说的高兴，田里突然飞起一只苍蝇似的黑虫，老张赶前几步，猛地伸手一把捉住叫我看：“这东西是水仙花的大敌，专门吸吮花汁，害得花叶枯萎，连根也会跟着烂掉，你说它坏不坏？”说着，手指用力一捻，把这苍蝇似的黑虫捻成齑粉，丢在脚下。

经他提起，我猛地想到前年找花而不可得的事儿，便问：“前几年花都不见了，莫不是叫这坏家伙糟踏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”老张摇着头，那呼吸跟着急促，说话也带上了颤声：“花没有了，全都是叫林彪、‘四人帮’害的，这伙吸血鬼，活象这小黑虫，可比它还狠，还毒。他们吃饱了，喝足了，玩够了，成天不干正事，今天批这个，明天斗那个，唯恐把我们国家糟害的不够，连水仙花也跟着遭殃。说我们种水仙花是替资产阶级服务，为封资修效劳，出口水仙花换外汇，为国家建设锦上添花，也成了地地道道的‘卖国主义’，还专场开水仙花的批判会，硬压着我们把地里的水仙花刨掉。后来，刨都来不及，索性放火来烧，弄得草木惊心，花儿掉泪。你说这伙害人精安的是什么心？还有一点人味没有？”

我听着，血气一直升到脸上。解放前，花农种的是香花，可蒋介石抓丁派款，横征暴敛，压迫他们。地主、资本家垄断花市，压低花价，剥削他们。日本鬼子侵略中国，又堵死了外销的出路，说不出有多苦。那时节，种花的人卖儿卖女，几次濒临绝境，可花还是没有绝种，流传下来了。想不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比当年的日本鬼子、蒋介石、地主、资本家还歹毒。他们这一帮子伤天害理的鬼魅，给人们加上种种诬蔑不实之词，把人害死，连这无知的草木也不放过！我担心地问老张：“遭了这么一场浩劫，水仙花该不会绝种吧！”

老张长吐了一口气，又笑了说：“绝不了，有我们那老支书顶着呢！他背地里交代我们，种花没罪有功，总有一天

我们还要种花，再给祖国锦上添花，可不能叫种绝了。田里不让种，咱们就种到山上看不见的地方去。你看，眼前的花田，不就是当年偷偷留下的种子，又生根、吐芽、长叶，连成了一大片，开花迎春了？”

我听得痛快，说：“可不是，打倒‘四人帮’，春天来了，花又香了，你们真叫这水仙花再给实现四个现代化锦上添花了！”

他也放声大笑：“对，对，华主席领导我们除‘四害’，推倒了加在人们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，也推倒了加在水仙花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，人和花的不白之冤都得到昭雪，心里畅快，是该加把劲把花种好，给实现四个现代化锦上添花。就可惜这水仙花不解人意，不然，说不定还会花开二度呢！”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看他人也仿佛变得年青了，笑声更加宏亮，震得花叶儿也直颤动。谁说花儿不解人意？你瞧，那颤动的花叶，大概也在高兴地跟着他笑吧。我心里不由一动：那北京的朋友，今年春节没再来向我讨水仙花，莫不是忘了？不过，下一个春节，我却一定要把劫后复生的水仙花给他带到北京去，并把老张的话儿一一地讲给他听。倒不是为了迎春，而是要他和我，从这无知的水仙花身上，共同铭记住英明领袖华主席给我们、给祖国带来的百花盛开的春天。

（一九七八年）



海 柳 歌

海柳，这名字多动人。它生长在哪？究竟又是怎样的呢……

我第一次听到它，是在东海的渔村里。

那天后半夜，渔船刚刚喧闹着赶潮出了海，不一会，又有人起来打扫渔村的大院。黑影幢幢，是谁呢，这么勤劳？等到晨曦微露，才看清扫院子的全是两鬓挂霜、颤颤巍巍的老奶奶。她们把大院整治得清清爽爽，正拖着竹帚回家去。这时候，那些老爷爷们，看模样都有六十开外，迎着晨光，

陆陆续续从各自的家里走出来，又在大院里聚齐了。

老一辈的人呵，你们坚毅开朗的性格，是大海给锤炼的吧，你们额前眼角的皱纹，是叫风刻的，浪咬的吧。这一生中，你们经历过多少次的忧患，和风浪作过多少次的搏斗。今天这渔村里的新楼，那年轻人开着出海去的大机帆，不就是在你们手上艰苦创业办下的吗？现在，这么早，你们还要做些什么呢？金色的阳光在渔村大院里闪烁，老爷爷们用他们粗短有力的大手，开始拉着一部土造的机器，咕辘咕辘地转动着，把一股股手指粗的黄麻、塑料丝、钢丝绳，拧成一条茶杯粗的缆绳，再把它盘成一圈。不一会，院子里就堆起了一座小小的绳山。这当儿，老奶奶们回了家，端个小板凳坐在家门口的向阳处，手上拿着个小梭子，正低着头，熟练地把细细的塑料丝编织成鱼网。一个人织着一小片，等织好了联接起来，能连成两百米长的一张网。老人们头也不抬，话也不说，一心一意地工作，连插个话儿的空隙也没有。不过他们那在阳光里透明闪光的一头银发，却好象在告诉我：生命剩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得抓紧这每一分每一秒呀！

确实是这样的，早先，他们和大海打交道，已经为我们打了很多很多鱼。而现在，他们还在为集体，为社会主义贡献着自己最后的一部分光和热。他们打的绳子，不知有多少公里长，也许长得能把地球都捆起来。她们织的网，又不知有多少平方公里大，也许大得能把整个大海都装进她们的网里去。可他们还嫌这绳子不够长，这网不够大。什么是平凡

而伟大，还有什么比这注解更好呢？

一直待到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蹦蹦跳跳地回来，老人们这才放下手上的工作，跟我坐在一块抽烟、饮茶、说话。原来老人们是很健谈的，他们从不知愁苦的孩子身上，谈到自己的身世，从过去谈到了今天，有痛苦、有反抗、有斗争、有欢乐。我倾心地听着，仿佛他们谈的不是自己的事，渔村里的事，而是借这渔村的一角，描绘着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国家、我们民族战斗、复兴的历史。后来，他们提起了并肩战斗过的一些老伙伴。由于有着这样的一些伙伴，那语调里自然而然地带上了自豪。他们的伙伴有一个名叫阮连成，原先在海上打鱼，上岸后到造船厂做工。他珍惜着社会主义的点滴财富，其中的一件就是修船的时候，看见地上散落的、破船板上钉着的铁钉，都一根一根拣起来。前前后后，集了也不知有几百斤、上千斤。还有吴冬花、黄水有这几位老奶奶，都是八十出头的老人了，坐着不行，就叫孙子们把网挂在墙上躺着织网。她们就不知道享清福，要把自己最后的一滴心血，一分爱情都织在集体的网上。他们还谈到了一位名叫黄顺发的老人。前几年在海上打鱼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划着舢板靠上他的船，要用高价向他买鱼。黄顺发轻蔑地笑着说：“你开的价钱，动不了我的心。我要的不是你们的臭钱，是社会主义。”

这些平常的故事，叫人听得神往，我忍不住问：“你们的这些伙伴如今在哪？”

老人们的眼神一黯，随即又充满了神采，说：“他们都